

老友记



（清）王时敏《虞山惜别图》

版式：伟东

懂得

魏振强

“相见亦无事，别后常忆君。”每每念起这样的句子，总有温热漫过心尖。这样平淡如水却又有深情涌动的话语，怎样的一个人才会说出口？他，说给谁听？又有几人听得懂？

一个人能说出那样的话，多么有幸；他说给的那个人，多么有幸。

人生不过百年。百年中有和风暖阳，也有风雪雷电；有高朋满座，也有残酒孤灯。岁月静好，抑或兵荒马乱，若有一人长驻心中，而他又如此懂得自己，静好是不是更静好，荒乱是不是轻三分？

老友之“老”，是因为彼此的情感裹着岁月的包浆，那是十分的懂得，也是十分的珍惜。

那镇有山，有水，有桥。

山叫龙山，水叫风水，桥叫杨溪桥。

那一年，我19岁。在小镇中学和语文教师江家才先生相遇了。

杨桥中学有历史渊源，史料上说，学校最早创办于邓石如、邓稼先故居——邓家大屋。我和江先生搭档。江教语文，我教数学。

江先生比我年长十七八岁吧，那时是名师了，在方圆二十里的小镇名望大得很。名师都有风骨，有格，一般人难以接近。名语文教师多有三宝。一宝是口才佳，感染力强，课讲得好，人有风采；二宝是多才艺，毛笔字写得好，或者二胡拉得好；三宝是古文底子好。江老师都有。

我呢，无知，轻狂。成天在为写不出诗痛苦，精神状态抑郁消沉。潜山人，现在的苏州大学著名明史专家、历史教授余同元老师常笑我，“人轻飘飘的，不正常”。功夫没有完全用在课堂教学上。对江先生呢，客气有

导行踪是秘密，是资源。

又回镇上。公交车又摇呀晃呀，到了镇上突降大雨，淋得我像落汤鸡样的，战战兢兢敲开招待所局长住处的门，一屋子人在开会。烟雾缭绕的，刺得人睁不开眼。局长头都没抬，“考什么试！回去安心工作。”

傍晚时分，江先生在校园食堂旁钟铃下吃饭，听我说明情况，二话不说，“走，我带你去找他！”江先生来了，局长起身了，他俩到隔壁房间聊了一会，局长签字放行了。那天回校时，我看到江先生全身湿透了，也不知是雨水还是汗水顺着头发往下淋，两条裤腿沾满泥浆。

秋天开学时候我录取了。750人报名，招50名。我考了第9名，分配给市领导做秘书。领导管小城人民生活幸福指数，老城改造、倒扒狮修建、湖心路拓宽、大龙山风景区创建等。局长见到我，亲自给我泡“桐城小花”喝了，说，欢迎有空常回小镇，回家

秋光淡淡

陈向东

加，以礼待之，不敢交心深谈，怕露出浅薄。

江先生不在意，几次诚邀我到龙山深处爬山，顺道再去几位半隐的老人家吃饭，我都借故推辞了。多年后我才知道，那几位老人都是当地的文化老人，悔之晚矣。可惜了江先生的用心。

某个春晨，因头晚宿醉，头痛欲裂。望着屋梁织网的蜘蛛，心想，不能这样背负青山，面朝湖水过一辈子了。世界很大，我也想出去看看。于是大热天赤膊上阵，躲到理化实验室内，闷热，化学品气味难闻，忍着，复习备考。

机会来了。城里机关招录公务员。我心动了。找到老校长，他一口同意了。可还要区教育局批准。早晨从学校出发，公交车摇呀晃呀，一个半小时到了东湖之滨，搞人秘的阿姨看完材料，“要局长批。”“局长呢？”“局长下乡调研了。”具体去向不告知，看我失魂落魄，加之第二天报名截止，阿姨心软了，悄悄告诉我，局长在你们镇上调研。那个年代的人真好哟，换现在，领

看看。

回学校办调动手续的那天，江先生送给我一本封皮浅绿色，印有世界各地字样图案的日记本。当时分别的细节一点都没印象了。日记本扉页上江先生用遒劲有力，拙中见润的行楷写道，“向东吾友惠存，江家才，1984年11月。”似乎意犹未尽，江老师在第三页又写道，“向东同志，你是有个自己性格和思想的人，望你在社会科学的海洋里振翅腾飞。”我拿着这本日记本，一去36年。此后活得太难，太累，苦于生计，和江老师竟再无联系。

去年春天大疫，在家大扫除。日记本冒出来了，往事湮没。初夏的时候，去学校转了下，校园面貌全新，满目葱郁苍翠，昔日遗存寥寥。后来，他们告诉我，江先生故去多年。校长、局长也都不在了。

那一天，我特别难过，想哭。

人，这辈子欠债是要还的。情债也一样。